

世 界 思 想 家 译 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PASCAL
帕斯卡尔

[美] 道格拉斯·格鲁秀斯 著
DOUGLAS GROOTHUIS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Pascal

帕斯卡尔

道格拉斯·格鲁秀斯

江绪林 译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Pascal, ISBN 981-240-771-y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帕斯卡尔.第2辑/(美)格鲁秀斯著;江绪林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3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101-03947-2

I. 帕… II. ①格… ②江… III. 帕斯卡尔, B. (1623—1662)
—基督教—宗教哲学—研究 IV. B565.23②B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1614号

书 名 帕斯卡尔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道格拉斯·格鲁秀斯

译 者 江绪林

责任编辑 陈志刚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4½ 字数 87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947-2/I·496

定 价 8.00元

目 录

序.....	1
帕斯卡尔：盛名与神秘	3
生平	11
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23
神学论争	36
《思想录》：风格与意图	50
上帝：可否证明？	61
怀疑主义与隐匿的上帝	69
废黜的王族	84
上帝之赌.....	103
基督、灵性和生命意义	122
参考书目.....	131

序

以一本小书论述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以其卓绝的才智将科学和哲学的洞察力与清晰隽永的表述风格糅合在一起,常常以巨大的激情、中肯的分析甚至幽默的语调来论述那些涉及终极关怀的论题。1662年帕斯卡尔英年早逝,他的许多著作尚未完成,留下很多断简残篇。然而,在几个世纪中,他那些断简残篇在一系列论题上吸引了大量读者:有的人从中获得灵感,有的人感到困惑,有的人则被激怒了。

虽然帕斯卡尔具有很高的声誉,有的人却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使信仰与理性相互对立的反理性主义者,一个认为人类生性邪恶且毫无价值的厌弃人类者,一个在其后半生抛弃和谴责科学探究的人——虽然在该领域他自己曾表现卓越。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我希望这本小书能激励更多读者参与到与这位法兰西的博学之士的对话中,这些对话涉及到上帝、人类处境悖论、科学的力量与限度、道德、生命意义与灵性等诸多议题。

在文献引述上有一件事还需要说明。所有源自《思想录》(*Pensées*)的引文都在其后的圆括弧中提及两种编码。第一种是 A. 克莱尔舍默 (Alban Krailsheimer) 翻译的企鹅版 (1966 年) 所采用的较晚近的拉弗谟 (Lafuma) 编码; 第二种是哈佛经典系列版所采用的较早的布伦士维格 (Brunschvicg) 编码。

我要感谢华兹华斯 (Wadsworth) 哲学家丛书的主编丹尼尔·科拉克 (Danial Kolak) 博士对我写作此书的鼓励, 也感谢刘易斯·波吉曼 (Louis Pojman) 博士帮助我与华兹华斯出版社建立联系。我将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妻子丽贝卡·M. 格鲁秀斯 (Rebecca Merrill Groothuis), 正是她必不可少的支持和帮助才使我得以完成此书。

1

帕斯卡尔：盛名与神秘

作为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经常被人引述，却很少被人理解。他享有盛名，却又令人感到神秘而陌生。虽然在名人隽语中帕斯卡尔的名字较许多其他哲学家出现得更为频繁，哲学史却经常忽略他；一些选集则只强调他著名的打赌论证，在这一论证中他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建议打赌上帝存在。因而，他的某些最强有力和最引起争议的思想就被遮蔽起来。许多人都知道计算机语言“帕斯卡尔（Pascal）”是因发明第一台计算器的帕斯卡尔而得名的，但帕斯卡尔那革命性的科学哲学，他的其他科学成就，他对伦理学的深入探究以及对人性之谜的敏锐洞察，却鲜为人知。

帕斯卡尔的“心灵”

帕斯卡尔最著名的论著《思想录》是在他死后才发表的

片断汇集,帕斯卡尔本来打算以之写作一部辩护基督教的论著。这些片断按照好几种编排方式被汇集起来,但没有哪一种编排方式为帕斯卡尔的思想提供清晰而系统的发展脉络。因此,许多人都根据自己的个人旨趣来解释帕斯卡尔的思想。各种隽永的格言警句被挑选出来仔细把玩和诠释,但这样做的代价却常常是不知道其在整个帕斯卡尔哲学中的含义。譬如,《思想录》中有一段极具启发性的话:“心灵自有其理性,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我们可以从千百种事情知道这一点。”(432/277)许多人痴迷于这句话诗意而悖论的光环,然而帕斯卡尔这句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心灵的理性”指的是一种反理性的、情感的和其他主观的偏爱和倾向。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则帕斯卡尔的处境就不太妙了。假使“心灵的理性”丧失了理性的正当性,那它就不能从逻辑上加以评估,则“心灵的理性”要么是非理性的(如喷嚏或喘息声),要么是反理性的(如对神话中独角兽的信念)。这些都不是哲学家应当采取的立场。或许帕斯卡尔指的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某种更精微、更复杂、更深刻的东西?难道一个以其科学才华倾倒欧洲的人会因为“心灵的理性”而神志不清么?

许多人认为帕斯卡尔是一个信仰主义者:他割裂了信仰和理智,在理性中找不到信仰的支持。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数学运算和科学试验中,帕斯卡尔展现了惊人的理智和敏锐的观察,但在宗教领域,他却采取了另一种途径。帕斯卡尔的许多论述孤立地看来确实可以这样解释。“感受到上帝的乃是心灵,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心灵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424/278)

对于帕斯卡尔来说,信仰上帝、教会和《圣经》远非仅仅赞同一个复杂论证的结果那么简单。信仰还涉及到人对某一超自然存在的完全顺从,这一超自然存在呼唤人与之相遇并进而承担起责任。另一方面,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帕斯卡尔打算写一部基督教的理性辩护著作(《辩护基督教》),以说服当时的怀疑主义者和无信仰者皈依基督教。留下来的片段中有一处地方是如此大胆地宣称:“那些注定沉沦者之所以感到惊愕,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看到自己正遭受自身理智的谴责,而他们本来是想以理智来谴责基督教的。”(175/563)

在为其护教学确定策略时,帕斯卡尔并没有将理性作为引荐信仰的一种工具弃置一边,他也没有放弃理性论证从而抛弃自己巨大的理智技艺。这可以从帕斯卡尔计划中的护教学纲领中看出:

顺序:人们鄙视宗教;他们仇恨宗教,害怕宗教是真的。要纠正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指明宗教绝不违反理性;指明它是可敬的,让人尊敬它;然后使之可爱,使好人愿望它是真的;最后则指明它的确是真实的。其可敬,是因为它充分了解人类;其可爱,是因为它允诺了真正的美好。(12/187)

一个存在主义者?

帕斯卡尔对基督教信仰经验及其与个体认信者的相关性的强调,使得有人将他看作一个早期的存在主义者,甚至被看作是多产的丹麦基督教作家、存在主义之父索伦·克尔恺廓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的先驱。的确,帕斯卡尔

涉及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论题——存在的焦虑,对客观而抽象的思想体系的怀疑,对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的拒绝等等。然而,按照帕斯卡尔本来的样子来研究他远远优于冠之以一个20世纪中期才产生的术语,这个术语原是用来描述一些极为不同的思想家的。举例来说,没有一个存在主义者同时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许多存在主义者的哲学与科学相对立),也没有一个存在主义者创建了一种从神学角度看颇有见地的科学哲学。尽管帕斯卡尔强调了罪错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他仍然比绝大多数存在主义者更为推重理性。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暂不顾及帕斯卡尔与存在主义之间的松散关联,^①而依其所是来描述他的思想。

一个哲学家?

从本质上说,帕斯卡尔坚持的是宗教和神学的立场,这使得一些评注家将他的论著排除在严格的哲学之外,或者认为他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贫乏的哲学。有人主张“哲学家”这一头衔只指称那些进行广泛而系统的思考的人,这些人单单求助于属人的理性,而不考虑启示或宗教使命。但这种观点对那些依据其精神信念深入而逻辑地思考现实的宗教思想家是不公平的,对诸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那样较少系统性的非宗教思想家也是不公平的。如果一种哲学的定义从原则上将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安瑟伦(Anselm, 1033—1109)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这样深具宗教激情的思想者排除在外,那么该定义肯定是有缺陷的,我们大可不予理会。

帕斯卡尔并没有把哲学当作自己的职业。他生前的名誉主要来自他作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所具有的天才。帕斯卡尔的宗教论著主要关涉到神学论争和护教学(后者认为基督教信仰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在理性上是可靠的)。然而,在其著述中,尤其是在《思想录》中,有大量的哲学思考。尽管帕斯卡尔没有创建一种系统的哲学,但他绝非一个微不足道的哲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在论域上是极为宽广的。

另一个反对将帕斯卡尔归为真正的哲学家的理由是:帕斯卡尔并没有留下确定的、系统的哲学论著。相反,我们必须重构他的思想立场,这种重构依据的是一系列发表的有争议的论及神学的信笺、私人信函、几部论及科学的著作、一些零碎的散文和《思想录》。虽然有人质疑帕斯卡尔是否留下了成型的哲学论著,对于那些认真的研究者来说,其著作的不完整和不系统性却也具有某些优越之处。

《思想录》中许多使人痴迷的片断实际上是一场理智经历的原初材料,这一理智经历涉及到在一个常常使人困惑的宇宙秩序和文化中人类位置的问题。与笛卡尔那样更有系统的哲学家不同的是,帕斯卡尔并不总是具有完整的思想框架。相反,他开创了一种既可能被把握又可能被忽略的理智研究。《思想录》的某些片断根本就不是论证,而是一些意在触发新的洞见和灵感的比喻。

让我们想像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了自身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434/199)

依据帕斯卡尔的其他文本来弄清上述语句的意义,需要积极而富有想像力的哲学才能。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某种诠释模式,虽然这种研究并不容易,却很值得一试。

上帝之赌

很可能是著名的打赌论证遮掩了帕斯卡尔思想中其他一些关键的争议之处。一些几乎不了解帕斯卡尔的人却很可能听说过他的下述主张:信仰上帝(纵或上帝不存在)要比不信仰上帝(如果上帝存在)更为明智、更为有利。帕斯卡尔的这一洞见可以在《思想录》中一个很短的片断里找到:“我害怕自己犯错误并发现基督教是真理,远过于害怕自己相信基督教是真理而犯错误。”(387/241)

这一与其概率论思想相关的论证是帕斯卡尔思想中最受哲学关注的部分。然而,这些讨论常常脱离了帕斯卡尔研究宗教信仰问题的总体途径,以致扭曲了打赌论证在他思想中的地位。直到最近,学术界大多对打赌论证采取了某种嘲讽的态度。然而,当代哲学家发现了一些更令人信服的方式来为之辩护或做出改进。打赌论证是一个费解的、容易被歪曲然而却极富理智教益的哲学论证。

两个时代之间

要发现帕斯卡尔的重要性,一条有效途径是将他看作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帕斯卡尔是最早的现代基督教知识分子之一——既非中世纪也非启蒙时代的人物。^②虽然帕斯卡

尔极为同情冉森主义(Jansenism, 天主教会内部一个奥古斯丁主义的改革运动), 但身为忠诚的教会之子, 他并不想调整天主教神学以迎合其时代的精神气质。然而, 作为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徒, 他无法假定甚至也无法寻求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 宗教改革终结了中世纪时期教皇对欧洲的支配权, 在政治和神学上分裂了基督教世界。由于他与耶稣会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记录在《致外省人信札》(*Lettres Provinciales*) 中, 帕斯卡尔有时候被指责为新教的同情者, 对此帕斯卡尔极力否认。

作为物理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帕斯卡尔, 还有力地促进了科学领域中的革命, 这些革命对许多被基督教的欧洲奉为真理的东西提出了挑战。笛卡尔将自然定义为一台巨大的机器。这一定义割裂了精神与肉体, 从而强烈地质疑了传统的自然观及其与创世者的关系。如果宇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 它能依靠自身运转么? 它与上帝又是什么关系? 帕斯卡尔在很多方面赞同笛卡尔的新世界图景。但是, 与他的法国同胞不同的是, 帕斯卡尔对宗教信仰和科学探究具有同样的热情。在其最后的岁月里, 帕斯卡尔警告“那些对科学穿凿过分的人, (譬如) 笛卡尔。”(553/76; 亦见 22/367)

除了建构一个新的、有神论的且与科学相符的自然概念之外, 帕斯卡尔放弃了中世纪的自然神学概念, 许多哲学家正是藉着这一概念试图从自然世界这一前提逻辑地证明上帝的存在。由于好几个理由, 帕斯卡尔舍弃了这些有神论论证, 然而, 在《思想录》中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哲学护教学。

在勾勒帕斯卡尔哲学思想的轮廓之前, 我们有必要更多

地了解这个卓越的人物以及他所处身其中的那个伟大时代。

注 释:

- ① Leszek Kolakowski, *God Owes Us Nothing: A Brief Remark on Pascal's Religion and the Spirit of Jansenism*(《上帝就是上帝:帕斯卡尔的宗教与冉森主义》)(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87—190.
- ② Edward T. Oakes, "Pascal: The First Modern Christian", *First Thing*(《第一事物》,“帕斯卡尔:第一个现代基督徒”)(August September, 1999), 41—48.

2

生平

布莱斯·帕斯卡尔出生于法国一个政府官员和律师家庭。他生活的那个世纪是一个哲学和科学天才辈出的世纪，常常被公正地称为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1623年6月19日，帕斯卡尔出生于法国奥弗涅省克勒蒙市(Clemont en Auvergne)，那时笛卡尔还不到30岁。其时笛卡尔正在写作一部开创性的哲学著作《指导心灵的规则》(*The Rules for Direction of the Mind*)，同时游历欧洲。

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和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 1646—1716)较帕斯卡尔出生略晚，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帕斯卡尔的许多数学洞见。帕斯卡尔出生的那年，伽利略正开始着手写作影响深远的《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on the Two Principle World Systems*)。17世纪也是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的世纪，斯宾诺莎在其演绎的和几何学样式的论著中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方法推到极致。而法国怀疑主义者和帕斯卡尔

的批判者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则出生于这个理智发现和争论的世纪行将结束之际。

虽然帕斯卡尔从未据有过学术职位或政府公职,从没有上过大学,并且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健康状况恶劣,但他仍然在这一伟大的世纪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一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帕斯卡尔虔诚的母亲于 1626 年辞世,丢下布莱斯以及两个姊妹——姐姐吉尔贝特(Gilberte)和妹妹雅克琳(Jacqueline)——给他们的父亲艾蒂安(Etienne)(另有一大姊死于襁褓之中)。艾蒂安是一位拉丁语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对自然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艾蒂安自己是一个 17 世纪法国所谓的绅士(honnête homme),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绅士:品味雅致而具有敏锐判断力的文化贵族。

天才的教养

妻子去世后,艾蒂安早早退休,于 1631 年举家迁往巴黎,以便参与到首都优越的理智文化中。艾蒂安没有遵循传统把子女送到学校接受教育,而是完全在家里教育体弱多病而又高度敏感的儿子,正如他教育女儿时所做的那样。照我们的话说,艾蒂安是一位不爱出门的父亲,一位家庭学者。艾蒂安的教学强调解决问题,而不是对材料的记忆。这逐渐给布莱斯灌输了一种学习上的好奇和冒险精神。与当时的教育传统不同的是,艾蒂安开始时只教布莱斯拉丁文和希腊文,而延缓了其在数学方面的教育。当然,艾蒂安也给求知欲旺盛的布莱斯简略地讲授过数学的基本原理。这足以使小布莱斯的头

脑迈出一大步。帕斯卡尔的姐姐吉尔贝特回忆说,有一天父亲发现未受过相关训练的、才 12 岁的儿子独自推导出欧几里德几何直到第 32 条定理。不管是确凿的事实还是有些夸张,这一故事显示出帕斯卡尔具有惊人而早熟的才能。

自身的天赋,加上父亲独特的教育方法,使帕斯卡尔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信,甚至具有一种理智上的倨傲。这种自信在科学领域中虽然必不可少,在其后来的信仰历程中却需要得到驯服甚至弃绝——在帕斯卡尔生命中的最后阶段,他成为一个严厉的苦行主义者。

在布莱斯展现了自己的数学天赋之后,艾蒂安很明智地解除了禁令,开始教授儿子欧几里德几何。不久以后,父子俩便开始参加笛卡尔的朋友梅森神父(Father M. Mersenne, 1588—1648)组织的数学沙龙。当时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包括我们现今称为科学和哲学的东西)在法国上流社会非常流行,一些代表人物本身就是优秀的数学家。今天的美国文化聚焦于企业家和娱乐明星,而在帕斯卡尔的时代,理智生活才是巴黎人的中心。年轻的布莱斯在这种极具理智挑战的环境中如鱼得水,赢得了不少的赞誉,甚至因其卓异的才华而让人羡慕。

科学家的成熟

1637 年,由于在政治争论中触怒了执政的黎塞留枢机主教(Cardinal Richelieu),艾蒂安逃离巴黎,回到奥弗涅避难。不久,布莱斯颇有诗才而又善歌舞的妹妹雅克琳借演出之机在黎塞留面前为帕斯卡尔家族挽回了怒气。随即艾蒂安受命